

生活滋味

雨披的暗示

»»»»»»» 米菲

某个周六的午后，我照例骑上电动车去补习班接孩子。出门时，天空正下着零星小雨，不算大，但足以让人加快脚步。我套上那件紫红色的雨披，扣好头盔搭扣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

到达培训机构门口，雨势已经弱了不少，只剩下风里捎带的零星水汽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离下课还有5分钟。想着万一等会儿雨又大起来，脱穿雨披实在麻烦，便决定就这身装扮等着。我靠在电动车旁，面罩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，透过它望出去，世界都加了柔光特效。

下课时间到了，安静的大厅渐渐热闹起来。最先出来的是一对母子，小男孩七八岁，蹦蹦跳跳跨出玻璃门。他忽然停下脚步，仰头看看屋檐，又望向我，轻轻拉了拉母亲的手：“妈妈，外面下雨了吗？”那位母亲温柔地拍拍他的肩：“只是毛毛雨，不怕。”孩子放心地点点头，撑开小花伞走进若有若无的雨幕里。

紧接着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小跑出来。她先探出半个身子感受了一下空气，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明显犹豫了，转身向前台老师确认：“老师，需要打伞吗？”老师笑着摆手，小姑娘却还是将信将疑地望了我一眼，才快步跑进她爸爸停靠在路边的车里。

直到第三个戴眼镜的小男孩指着，对他奶奶说“奶奶你看，下雨了，他们都穿雨衣”，我才恍然意识到什么。原来，我这身全副武装的装束，在孩子们眼中成了最直观的天气指示牌。他们还未学会复杂的判断，而是用最单纯的眼睛看世界：穿雨披的人站在那里，就意味着外面正在下雨。

这个发现让我忍俊不禁，同时想起一本很久前读过的书——捷克作家兹旦内克·斯维拉克的短篇故事集《女观众》，开头那篇《追踪记》里，有个总是行色匆匆的神秘男子，每天下班后都会进行一套令人费解的仪式：他穿着雨披跳进广场的喷泉水池，浑身湿透后，走进一家没有窗户的酒吧，点一杯酒静静喝完。作者用悬疑的笔调层层铺垫，让读者不断猜测这个古怪男子的动机。直到结尾才揭晓，原来他湿漉漉的样子，会让酒吧里其他准备离开的客人误以为外面下起了大雨，于是打消去意，重新点单续杯。而酒吧老板为感谢他带来的额外生意，总会免费送他一杯鸡尾酒。

初读时，我曾为这个精妙的设定拍案叫绝。一个生活窘迫的男人，用这样诗意的方式换取片刻的慰藉。他像舞台上的魔术师，用一件雨披制造出雨的幻觉，悄然改变着周围人的行为轨迹。而比免费酒水更珍贵的，或许是他在这场小小骗局中获得的掌控感——在困顿的生活里，他依然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。

此刻站在补习班门口，我突然读懂了故事深处那份微妙的共鸣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，甚至影响着他人的判断。孩子们天真的发问，与酒吧客人的反应，本质上都是人类依赖外部信号认知世界的本能。而我，不过是个怕麻烦的母亲，却意外扮演了那个穿雨披的“神秘人”。

雨彻底停了。阳光从云层缝隙中洒下柔和的光，屋檐滴落的水珠在光线下闪闪发亮。我摘掉头盔，脱掉雨披，感受到初春清凉的风拂过脸颊。这时，女儿背着书包从大厅里跑出来，熟练地跨上后座，搂住我的腰。

“妈妈，刚才下雨了吗？”她轻声问。
“下了一会儿。”我发动电动车，“不过现在天晴了。”

那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也许是虚构的，此刻，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午后，却与我的生活撞了个满怀，真是奇妙的一天。

人在旅途

沈荡掠影

»»»»»»» 张洁琼 文/摄



听说要去游览余华的精神原乡沈荡，我心怀憧憬。“沈荡”的“荡”，让我的眼前浮现出枫叶荻花的秋日芦苇荡，也让我联想起南宋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围困金兀术十万大军的黄天荡。那么沈荡是“芦花飞雪”充满诗情画意的水乡泽国，还是饱含历史沧桑的江南古镇呢？我带着心中小小的疑问来到了沈荡。

初到沈荡，我有点儿失望。沈荡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水乡小镇，略显陈旧破败。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沉淀。但身处其中，它似乎又有一种别样的魅力把游人一下子拉回到了旧时光里。

沈荡应以读散文的闲心慢慢品味。要是闲暇，最好在小镇住上几天。清晨踩着鞋去贡湖老街的早餐店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。吃饱喝足，骑一辆哪里都响唯有铃不响的老自行车在永庆塘桥的波光里，在老庙古弄的转角处晃荡。要是碰上晒太阳的老人们，可以和他们聊一聊钱家祠堂的前世今生。暮色将近时，拐进一片本地小吃店，温点黄酒就着雪菜炒猪肝，也是很理想的一餐。在这寻常的晨昏朝暮中，异乡人似乎才能慢慢感知沈荡绵长的呼吸，触摸到它温润的肌理。

因为返程的缘故，我们在沈荡只能游览四十

分钟。大家不得不步履匆匆，抓取沈荡篇章中的重要段落，试着去读懂这个小镇。我们从余华笔下的胜利饭店出发，过了小石桥，沿着河岸去寻找据说并不远的沈荡酿造厂。沈荡酿造厂的前身是创立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酱园。传统的官酱园（一种向官府缴纳盐税、获准经营酱醋酒等物的旧式作坊）遵循“冬酿黄酒，夏晒酱油”的古训，将黄酒和酱油的酿造合为一体。

对于赶时间的我们来说，前往酱园的路途似乎有点漫长。一路上，荒弃的河埠，颓圮的篱墙，陈旧的厂房，仿佛是老电影胶卷一般，一帧帧地掠过眼前。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，沈荡仿佛是被时间抛下的遗忘角落。但或许正是这停滞的黑白底色，才酿造出了余华笔下野蛮生长、粗粝而鲜活的生命力。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，抬头便看见了前方白墙上硕大的“酱”字，不禁舒了口气，才发觉自己走得已汗涔涔的。

我刚迈进酱园的大门，就被园子西边的酱缸群吸引。一只只圆滚滚的酱缸头戴斗笠，齐齐整整地排着队列，憨态可掬。不由得让我想到了《功夫熊猫》中的熊猫大侠阿宝。正走神间，旁边有个游客忽然来了句：“晒足180天。”听到的游人都笑了，酱油酿造的“日晒夜露”在此刻具象化了。

我的眼睛观察着酱缸，鼻腔里却萦绕着馥郁的酒香。哦，眼下正是冬酿黄酒的好时节。园子里弥漫的酒香似乎带点独属江南的湿气，却又绵长醇厚。这种嗅觉上的熟悉感和亲切感，让我瞬间回到了自家冬日的厨房。

我母亲习惯在冬日做上一玻璃罐的黑枣酒。盛夏酿造杨梅酒、李子酒时，常选用高度白酒做为基酒。而隆冬的黑枣酒用的则是黄酒。母亲酿的黑枣酒静静放置两个月便可饮用，不得不惊叹时光酿造的力量。玻璃罐里酒液呈琥珀色，看起来通透澄澈。原本皱巴巴的黑枣充分吸收酒液后，变得饱满充盈，入口香甜。黄酒又因枣汁慢慢地渗入而愈加醇厚。

记忆中很多个冬日的夜晚，父母习惯对酌一杯自酿的黑枣酒。我则喝点温热的椰子汁。偶尔趁父母不注意，偷吃一颗他们杯中的黑枣。枣甜酒香，那滋味让我惬意得就像冬日里晒太阳的猫。

离开酱园前，我回头看了眼。夕阳残照下，戴着斗笠的斑驳酱缸静默得如同老僧入定。空气里弥漫的是经久不散的黄酒香。此刻关于沈荡是“诗情”还是“沧桑”的疑问，我已经不需要答案了。沈荡早已把它的魂魄和气质一同酿进了这园子里，一半咸鲜，一半醇厚。而我这个被勾起记忆原浆的异乡人，似乎也在其中痛饮了一杯叫作“故土”的陈酿。

心灵隽语

修正人生路

»»»»»»» 碧海长空

“敬、静、净、竞”四字，本是我小学时学校的校训，作为“80后”，作为刚入学不识几个大字的小学生，这四个字确实是简单好记。

从8岁开始，这四字的校训一直根植于我的内心，当时老师的教导也一直铭记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回想起小学时光，虽碎片化，但很多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这四个大字，在教学楼一楼门廊上，每天映着朝阳，迎着入校的师生，金光闪闪！这四个字是我和同学们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开端，也是教育的启蒙，但它何尝不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准则呢？

小学时，老师曾教导我们：“学生在校，要学知识，更要学规矩，要尊敬师长、安静步履、干净得体、竞相求知。”每次遇到老师，我们都会主动问好，老师总会笑着冲我们点头，那份被尊重的温暖，让“敬”不再是规矩，而是本能。我觉得，我们的小学校训简洁、直白、意义深远，可谓终身受用。

经历了十几年的求学路，“静”成了晚自习时摒弃浮躁的专注，“竞”成了考场中良性比拼的从容，原来这四个字早已跟着我长大，成了无形的标尺。

成人后参加工作，加入党组织，接受党的教育，这四个字又有了新的含义：要“敬畏法度、静以修身、净若秋霜、千峰竞秀”。现在的“净”，不再是小时候的“干净得体”，“净若秋霜”是要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，仍能守得住心安，这才懂得“净”是成年人的底线；身为党员干部，“敬畏法度”不是怕规矩，而是对责任的敬畏，因为“敬”的背后是对工作的负责，对他人的尊重。想想，自接受义务教育至今，这四个字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教育着我、鞭策着我、警示着我、激励着我，在不同人生阶段给予我不同的启示。

人生路漫漫，儿时的记忆感觉越来越清晰，回忆的往事也越来越多了。这内心根植的校训和老师当初的教导仍是我“不忘初心”、修正人生路的“法宝”，伴着我的人生岁月继续前行。